

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云平 执编/版式:毕诗春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jrbbsc@163.com



请关注龙头新闻APP 文旅频道·妙赏专栏

航拍黑龙江嘉荫段冰排。



黑龙江上跑冰排

□文/摄 施立夫



尽管做了充足的思想准备,也努力尝试了各种想象,脑补了很多画面,但是登上江堤,当奔腾的黑龙江倏然跃入我的眼帘时,眼前之景仍是出人意料地撼人心魄。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与细小玲珑无关,与柔美精致无关,这是一种叱咤风云惊天动地的美,这是一种大开大合荡气回肠的美。

漫天飞雪中,天地一片苍茫。位于北纬49度的中俄界江黑龙江嘉荫段开始结冰封冻,从明水期到冰河期的跑冰排“大片儿”正在激情上演着。巨大的冰块在水流的作用下,浩浩荡荡,顺江而下的景象被当地人称之为“跑冰排”。眼前,无比开阔的江面上,一片片、一块块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冰块纷沓而来,相互簇拥相互碰撞相互推搡着向前蠕动。它们有的似分未分,藕断丝连般肩拥在一起;有的被短暂撞击之后,随即奔向远方。满江涌动的冰排,像是从远处漂来的一朵朵圣洁的雪莲花,冰排是肆意绽放的花瓣,落雪是“娇羞惹人猜”的花蕊;又像是一朵一朵的缥缈的白云,随风飘荡,任意东西;还像是一大群争先恐后抢着回家的白山羊,时而疯狂挤作一团,时而散得稀稀落落。驻足岸边,听着冰排互相撞击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响,让人不禁赞叹,这是一曲关于秋收冬藏的生命交响,一曲由动入静的最后澎湃乐章,是一阙关于自然伟力的浩荡长歌,是一首“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壮丽史诗。

中俄界江黑

龙江是我国仅次于长江、黄河的第三大江,是黑龙江人的母亲河,也是我国每年封江最早、开江最晚的界江。每年春日开江、冬日封江的流冰之季,都会有众多中外游客前来领略北国“跑冰排”的胜景,一览季节更替变迁的壮美,感受大自然的瑰丽神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嘉荫江段欣赏到的是“一江赏两国”的中俄美景,既是不同凡响的塞北风光,也是别具特色的异域风情。

此时,遮天蔽日的雪花正扑簌簌地飘落,落在我的身上,落在壮阔的岸边,落在浩荡的江水中。我迫不及待地请同行的友人为我拍照留念,他的技术真的不错,恰到好处地捕捉到了我想要的画面。这张照片一下子就叫醒了我内心的一句歌词,“天地间走来了小小的我,噢,小小的我,不要问我姓什么,噢,叫什么……”于此此刻的天地而言,我确实太渺小了。

也是此刻的独特景致,让我轻而易举地寻得了王维“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朦胧诗境,也找到了毛主席“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生动注脚和“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壮丽前奏,更真切地体会到了郭小川“豪情与大雪纷飞”的真实境况。情不可抑,便也借来古人“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的成句,抒发“我心浩渺,荡气回肠”的壮志。

告别时,一个强烈的念头在我心里萌生了,来年春日,我一定还来嘉荫,再看开江“跑冰排”,且不管它是“文开江”还是“武开江”。



夕阳下黑龙江的冰排。



壮观的冰排。

凿冰捕鱼嫩江上

□贤哲



江上凿冰捕鱼人。

凿冰捕鱼,是在结冰的江河湖泡上开凿冰窟窿(冰眼),或收获从水里直接冒出的鱼,或通过冰窟窿下网捕鱼。这一古老的捕鱼方式始于辽代,传承至今,已然成为东北渔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冬捕所得之鱼,新鲜洁净,相较于其他季节的鱼,口感更佳。每至严冬,民间便开启这种捕鱼活动,直至隆冬逝去才会停止。我在嫩江边上长大,吃过冬捕的鱼,却从未亲眼目睹其过程。

冬日又至,朋友邀我去博尔气村的同学国和家,说是能吃到从冰窟窿里上来的鲜鱼。我顿时来了兴致,心想终于能见识向往已久的凿冰捕鱼了。

我们的车在雪野中穿梭,车窗外晴空之下,飘着轻雪。雪花落在车窗玻璃上,宛如一群晶莹的小天使,透过玻璃调皮地瞅一眼,便羞涩地跑开了。

约五十分后,经过博尔气村,与在路口等候的国和等人会合,随后继续向北朝着嫩江进发。不多时,车子驶上江面。江面白茫茫一片,积雪被风抚平,无边无际。行驶五六分钟后,车停了,国和从车上搬下好几样起网的自制工具。原来,第一个冰眼到了。我急忙跳下车凑过去看。询问后得知,有长把儿的抄罗子,能捞鱼和水里的冰块;有长把铁锹;有带手柄的冰镩,重得我双手都拎不动;还有装鱼的塑料桶和两块大纸壳子,纸壳子是用来垫起渔网的,若把湿漉漉的渔网直接放冰面上,容易冻住拿不下来。国和与他儿子磊已用铁锹和冰镩清理之前下网的合抱大小的冰窟窿了。他们熟练地刨挖,约一尺多深时,蓝色的水面露了出来,接着又娴熟地用抄罗子捞起水中钻石般的碎冰块。我兴奋地把国和手中的抄罗子,抢着捞了几下。清理后的冰窟窿,宛如深邃的蓝眼睛,怪不得叫冰眼呢,也像我小时候见过的冬天结了一圈冰的水井井口。

我满心好奇,这么个冰窟窿怎么就能捞出鱼来呢?我满怀期待地看着国和清理冰眼。国和边给我解释边俯身拉起网的一端,慢慢往上拽,网一段段被拽上来。我一直盯着冰窟窿,终于看到水中网上挂着一条约半长的鱼,鱼正用力摆着尾巴。我惊喜地叫道:“哇,真有鱼啊,第一条鱼上来啦。”国和拎起挂着鱼的那段网时,我赶紧举起相机拍照。国和摘鱼时,我也兴致勃勃地凑过去帮忙,虽说动作有些笨拙,但也算参与其中了。就这样,一连串捕鱼的场景不断上演。等到整张网起完,已打捞出几十条大小不一的鱼。因气温低,刚出水面的鱼在塑料桶里没翻腾几下就冻翻白了,蹦到冰上的鱼翻个跟头就冻硬了。

搞完鱼,因为还要继续捕捞,网不能收起来,得按原路放回水里。同伴告诉我,不远处还用同样的方法下了一块网,接下来起网的人还要重复之前的劳作。我已经看过了,不想再跟着跑,便开始欣赏冰封的江面雪景。江面厚厚的积雪坚硬又平坦,双脚用力踩下去都留不下脚印,坐下也不会凹陷,只是起身时衣服上会粘上一层洁白的雪粒子。看不见江冰层的厚度,只有积雪裂缝处能看到透明的蓝色冰层,裂缝幽蓝幽蓝的,深不见底。想到自己脚下其实是冰,心中不免有些害怕,可一想到通过冰眼看到的“冰冻三尺”之景,便释然了。其实,凿冰捕鱼有严格规则,在冰层不结实的深水处,若像《搜神记》里的孝子王祥那样卧冰求鲤,那可就是拿性命开玩笑。举目四望,江面若没远山作为标记,真的一眼望不到边。远山浑圆朦胧,呈蓝灰色,形状似一个个高低起伏相连的驼峰,让人恍惚觉得是驼队在白色沙漠中缓缓前行。若不是事先知道,置身此地,真想不到这是在江上。我不禁感叹,大自然以其博大的胸怀为我们准备了无尽的宝藏啊!

我看够了雪景,捕鱼的人们也起完了所有渔网,总共收获三十多条鱼。国和乐呵呵地说:“你们有口福了,没白来,这些鱼虽不多,足够二十几个人大吃一顿的。”欢声笑语中,一个多小时的起网工作结束,一次凿冰捕鱼过程圆满结束。我突然觉得这不像辛苦劳动,倒像是在冰天雪地里玩了一场特别有趣的游戏。不得不承认,这种累并快乐着的体验,是上天对寒地人的独特恩赐!

就这样,冬捕的人收拾好成果,带上工具,我们这些冬捕的人也过足了瘾。随后,我们上车离开嫩江,急着想去品尝国和家炖的新鲜江鱼了。

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

松花江雪韵

□文/摄张津友



松花江雪韵。

“小雪”节气前后,黑龙江省气象台便发布了暴风雪预报,果然不久一股强寒流裹挟着六七级西北风光顾了松花江流域,傍晚伴随而至的鹅毛般大雪从天而降,天际中太阳的光线瞬时被厚厚的云层隐没了,周围的山峦在雪雾中黯淡消失,原野上呼啸的风声卷着雪花在苍穹中打着旋,嘶鸣着。日夜流淌的母亲河松花江也收敛起桀骜不驯的性格变得温顺起来,展示出如诗如画的别样风采。

这场入冬后第一场暴风雪足足下了两天三夜才停下来。雪后,太阳的光辉重又普照大地,湛蓝的天空格外纯净清透,雪后初晴的美景一下吸引住人们的眼光,暴风雪过后山川、河流景象奇异,更加吸引人们观赏的脚步。早餐后我穿上厚厚的羽绒服,脚踏防滑的雪地鞋,冒着摄氏零下四十五度的严寒随游人一道走出肇源小县城,直奔松花江码头,登上防洪大堤,猛吸几口清凉舒爽的空气极目远望,空旷的原野粉妆玉砌,雄浑壮阔,少了几分枯寂的苍凉,多了种灵动和壮美。在阳光映射下好一幅“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精彩图画。“好美!瑞雪兆丰年啊!”几个游客情不自禁高声感叹道。我被他们的情绪所感染,回头望望居住的小县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在一片银白世界里,小城显得更加清新靓丽。收回视线,松花江宛如一条银缎带在松嫩平原上蜿蜒屈伸,江面上皑皑白雪像铺上了一层洁白的地毯,呈鱼鳞状薄厚不均覆盖着,偶有江风吹过,刮起的雪粒打在脸上酥软冰凉,让人不禁打了个寒颤。江边避风处堆起一座座雪山,岸边落光叶子的柳树挂满了亮晶晶的银条,四季常青的松树枝条上缀满了蓬松的银球,一丛丛灌木灌木盖上了奇形怪状的厚雪,有的像天然的玉雕工艺品,有的似小巧玲珑的小动物。向西望去,横跨黑吉两省的松花江公路大桥宛如一条银装素裹的巨龙悬浮在半空中。松花江港停泊的一艘艘驳船上的桅杆,几座挥动臂膀的吊车身披银雪好似下凡的仙女亭亭玉立,一座座供游客夏日纳凉的亭子披着厚厚的积雪如同一夜之间长出的白蘑菇……“多漂亮的一幅立体水墨丹青画卷啊!”游客们啧啧赞叹道。人们置身松花江畔仿佛走进水晶般童话世界。

今天江边涌进了许多大人和孩子,这些人不光是来欣赏江上美丽雪景的,还要亲身体验一下冰上运动的刺激。静静的松花江畔热闹起来了,东侧陡立的悬崖堆积的高高“雪山”吸引了几个扛着滑雪板的青年人,他们带着孩子登了上去,可能是刚下过雪,向上攀登脚陷得很深,但丝毫影响不了他们的兴致,几人站在滑雪板上,双手用力一撑滑雪杖,“嗖”的一声飞速滑了下去,如同高山滑雪般轻盈,一口气划出一二百米远,一看便是滑雪高手。有几个孩子在大人指导下下一步步艰难向前划着,想必是初学者,看他们的认真劲,同样赢得了游客们的赞许声。

向西行二三百米,冰封的江面上,几十人玩起了拉雪橇游戏,小脸冻得通红孩子坐在雪橇上开心地笑着,拉着雪橇的大人们将绳索套在肩膀上用力向前跑,雪橇快速滑行起来。这次乐融融的场景使我不禁想起儿时玩雪橇的快乐时光,情不自禁想要找回童真。于是搓搓冻红的手,租赁一个能坐两人的雪橇,便孩子般地疯滑起来。

如今,江上雪厚了起来,虽然没有在冰上省力,却

没有滑倒的危险,因此大家玩起来兴致更浓。紧挨着西侧便是滑冰场,清理后的冰面晶莹剔透,一些滑冰爱好者穿上冰刀鞋跃跃欲试了。据悉,近两年肇源县政府挖掘冰雪资源,打造冬季旅游品牌,发展冰雪经济,以松花江为中心举办冰雪文化节,开展冰灯、雪雕、滑冰、滑雪许多冰雪运动项目,2023年吸引游客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亿元。

我随众游客一路向西欣赏松花江上的不断变换的雪景,许多顽皮的孩子在堆雪人、打雪仗,玩的不亦乐乎。有些女游客躺在江面上打滚、跳舞,摆出多种姿态,照相、录视频,全然忘记了严寒的寒冷。在冰雪大世界冰雪文化节开幕式现场我们止住了脚步,几十名工人已经将雪堆成一座座高大的雪山,开始筹备制作雪雕、冰雕的工作了。远处江边机声隆隆,切割后的一条条长方体冰块经吊车抓起放入卡车上,这是工人们在为制造冰灯从江上采冰呢,新一届冰雪文化节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看这阵势这届冰雪文化节冰灯、雪雕场景塑造更加宏伟、壮观,让人充满期待。我们一路游来到处都是笑语欢腾,热闹非凡。

雪纯净、淡雅,是大自然万千世界的高级美容师,飘飘洒洒的雪花是对北国大地特殊的奖赏,当无情的寒流袭来之时,冰封的大地失去了色彩,然而一场雪过后,忽如一夜春风来,满目银装立时有生气了。松花江的冬天因雪韵而改变了容颜,因冰雪交融而给我们展示出充满生机活力的别样风情。我对“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有了更深的体会。

我们常常被松花江夏季一泻千里波涛汹涌恢宏磅礴的气势所震撼,然而当我雪后来到这里,一下又被大美的松花江冬季冰雪盛景所陶醉,在这里仿佛听到了冰雪文化弹奏出一曲新的奔腾之歌,感受到的不是寒冷,而是丝丝暖意……